

文学指南

第七册

文苑导游录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一卷）

●筆記一（丁巳八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萬總兵

費聲豪

原作父早歿下有性
至孝三字予爲刪去
蓋不必先言其孝而
下文自見
補一句細否則不得
謂之孝矣

萬總兵者名彪武字曰勇東魯人也少貧爲人任粗役以度日父
早歿母衰老多病彪武事之有至性所得值悉以奉甘旨不肯自
私一錢髮逆亂起彪武走投某帥麾下以斬級功官總兵時其母
蓋已死矣彪武恒中夜徬徨呼其母而悲曰昔彪武貧母思食往
往以其值昂不能致今爲官財裕矣而吾母卒吾安用是官哉因
大慟合營爲之泣下又嘗獨坐營中念母不已涕泗縱橫忽聞聲
鼓聲則破涕笑曰幸有賊在供我殺差慰父母於地也賊
賊皆授賊遂亦自忘其悲彪武

句挺

簡練而有聲色是筆
記上乘

一齒於脣外見者皆駭走。每戰握巨刃奮呼而前。當之者無不披靡。膽雄巨。嘗夜率壯士百人。乘月色疾馳數十里。直入賊營。斬其渠之首以歸。賊憚之甚。呼爲萬天神。彪武雖以勇力聞。而多智。善變。尤爲其部下所歎服。一日從二百騎。挾弓矢獵於野。忽遇大隊賊。彪武曰。彼衆我寡。若與之戰。縱能勝。死傷必多。不如給之。乃引衆入林薄。曰。橫列之。張若弓。一發出。五矢不必殺賊。但求矢出足矣。賊近林中。弩出如蝗。大驚以爲有衆。伏急引去。而二百人者。竟無恙。彪武隨某帥轉戰五六年。所向有功。最後戰粵西之某郡。時賊大集。我軍敗績。而彪武遂以是役死矣。彪武嘗於賊中得一民婦。娶以爲妻。生子曰承威。亦孔武有力。人見之者。猶想見彪武云。聲豪曰。如萬總兵者。倘亦所謂義勇之士歟。奮呼殺賊。何其壯也。

得官悲痛。何其孝也。然史既不爲之傳。而私家記載亦無一二。及者。遂使英雄豪傑之士。身死而其名默焉。無聞則其事誠足悲矣。雖然。洪楊之役。英雄豪傑之士。身死而名不傳者。豈特一萬總兵已哉。又安得一一訪其遺聞軼事而爲之一一傳哉。然則吾之傳萬總兵者。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而寄百端於茫茫耳。嗚呼。是又可悲者矣。

原作（念母不已）下係（泣下數行）又（差堪慰父母於地下耳）下文只（自是遂不復悲）一句餘均無甚改易此文簡鍊老當寫人物勃勃有生氣是得力於史遷者計分爲（甲一〇〇分）

金壇縣署之神鬼

呂實夫

孔子不言怪力亂神。顧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則以孔子之聖。亦未

今縣署乃故學院所
改相傳爲前明縣丞
署某公全家殉難於
桂花台下今花台尚
存惟不見於志乘予
在金沙署中嘗聞操
吏言因原厝太空故
據拾野聞實之

嘗斷言其無也。大抵人秉天地之氣以生。形死而氣不滅。則必有一物焉。但不名之爲人而已。故予以爲氣之清者爲神。氣之濁者爲鬼。介乎神鬼之間者爲人。故人可以爲神。爲鬼亦視其所秉之氣。爲何如耳。余十二歲時。當聞先伯述金壇縣署之衙神及鬼聲冤二事。由今思之。其事或有因也。先伯語予曰。予知金壇縣事時。接篆之日。胥吏奉香楮。請循例祭衙神。予以事屬迷信。置不理。入夜假寐室中。忽吏人入白。有客見謁。予遂出迓。則絳衣烏帽。赫然爲前明之人也。予駭而醒。亦殊不以爲異。翌日聞士紳述故事。則明末某公實殉難於此。室外階石之左。有花臺一。即其埋骨處也。縣署之東。有土阜隆然。登樓可望。一夜魚更已再躍。月明星稀。銀河亘天。予與幕友某君。憑欄遠眺。以翫西樓之月。某君忽驚曰。明

日命案至矣。不見土阜之上。有一黑物。躍躍然自草中出耶。此爲鬼物。每出現。則明日必有慘案發生。其驗乃如商羊之舞。靈鐘之鳴。予笑其妄。而凌晨盥漱未已。檢驗吏已入侍矣。先伯性剛直。生平闢邪說。甚力。獨於此二事。則津津道之。謂其中亦有物理存焉。予生也晚。惜未聞其後論。至今思之母亦天地之氣使然歟。彼絳衣烏帽之人。爲國而死。正氣昭然。宜乎其爲神也。而土阜之上。應時而現之鬼物。得母爲厲氣。歟。厲氣忽鍾於人。於是心膽橫決。殺人乃不眨眼。而慘案出矣。或謂慘死之人。冤氣不散。乃憑藉一物。出沒於楓林月黑之時。此理亦通。吾非好爲迷信之談。以其事近哲理。故筆記之。以當豆棚閒話。亦以誌吾先人之遺言也。

附原作

(甲50分)

該字惟公文中有之
不宜用於別種文字
此爲白話小說何可
用於文言

孔子不言怪力亂神。其所以不言者。乃非不言。而不足以與常人言也。常人少所見而多所怪。每謂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無形無色。不足據憑者。孔子不屑言之也。殊不知神爲天地之清氣。鬼爲天地之濁氣。飄渺無常。可隱可現。不若人具肉體。祇能現而不能隱也。余十二歲時。曾聞先伯有云。金壇署之衙神及鬼聲冤二事。迄今證之。鬼神均一種氣體。絕非無有。可無疑義。先伯曾署江蘇金壇縣知事。當接篆之日。須照舊例祭衙神。而先伯破除迷信。以爲宰治是邦。表率一方。國計民生。當務之急。而百政未施。首祭神。大非所以警邪僻。示正道也。絕對排除舊例。爲我當務之急。何必人所爲者。我須爲也。則該日之接篆。非昔日之接篆。香烟繚繞矣。一日無話。轉瞬已交夜色。公事房中有一肅然靜坐者。乃縣長公餘之暇。假寐室中也。忽見役人入稟。有客求謁。縣長整衣迓迎。客衣紅袍冠紗帽。全係明代服制。以賓主之禮就座。畧爲寒暄。即展詢邦族。客曰。予乃本衙衙神。特來拜謁耳。語

金壇城中惟有土阜
並無高山

該字惟公文中
不宜用於別種文字

通篇無雜敘事措辭
多嫌未當

畢。卽忽忽告辭。縣長愕然。不覺矇矓。醒則四顧無人。惟有孤燈一盞。熒熒滿室。而客不知何所在也。噫。此事固可尋味。而晝日言及衙神。諺所謂心頭想之所致之。或許然也。尙不足奇。而最可奇者。惟鬼聲冤一事。頗可動人聽聞。縣署之前。高山矗然。署與山相距里餘。署內舉目即可望其山巔。一日夜晚。時交二鼓。月明星稀。銀河在天。縣長與一幕友散步庭中。籌商要事。忽見幕友驚曰。人命訴訟。明日必生矣。不見夫署前山巔。有一黑物躍躍乎。蓋每逢搶殺案件。先一夜。該山必見黑物。然非案案如此。十或一二。有則必見告發。可斷言也。有時夜靜風順。啾啾哀悽之聲。直達耳鼓。豎人毛髮。不寒而慄。如此例有年矣。足爲人命案件之兆。今夜來聲冤矣。候明日之告發可也。縣長爲一方人民之父母。何堪遭此慘聞。一夜未安。輾轉不寐。鳴雞唱曉。東方向曙。而縣長起矣。少頃差役入報。距城幾里之某莊。里數與莊名不復記憶。行客被賊搶殺。噫。何竟驗昨夜之言。如此其速也。綜上

觀之神也。鬼也。有歟無歟。吾是以不信而又信也。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二卷）

◎筆記二

天虛我生潤文

書義僕張郭事

費聲豪

吾嘗謂舉世混濁。恥廉道喪。鬼蜮伎倆。方日出而不窮。滔滔皆是。寧復有禮義可言哉。僕人張郭。其所爲事。乃足以愧末世而挽頹風。張郭魯人。父貧賤。衣食日用皆不給。乃自鬻於富室楊氏爲僕。少從里中無賴遊。有椎埋之習。旣入楊氏家。舊習不改。時與諸兒作擲塗賭跳之戲。或仰首嗚嗚唱俚歌。他僕忤之。則努目申申。詈不少屈也。楊有古瓶一。爲乾隆間物。一日郭與諸兒戲。偶觸置瓶之几。几倒而瓶碎。家人譁然。咸曰逐之。逐之。楊曰。是奴雖頑劣。然頗有忠心。緩急或可用。且以一瓶之微。故令彼失棲息之地。亦吾

所不忍也。郭遂安然無事。又一日。楊宴客。令郭進饌。久之不至。使人視之。則於他室席地坐。方擁數饌而啖。又一笑置之。魯風强悍。好鬥。往往以些微之故。而起蠻觸之爭。某日。楊家所豢豕。突入鄰人圃。踐損花卉。鄰人縛而宰之。而餽楊豚。楊受之。不知其已豚也。僕中有知其事者。以白楊。楊怒。登其門而責之。鄰人突出。僕役十餘人毆楊。鱗傷回。至夜而卒。家人控諸有司。而鄰人先以苞苴入。不得直。郭以頭搶地悲呼曰。我主人慈善而有德。今乃爲人毆而斃甚矣。天道之不親也。張郭冥頑不靈。從我主人而食其祿者數年。於茲功有賞。過無責。他人不以我爲人。而主人不以不肖視我。我今自視其奚若。乃夜踰牆入鄰室。斬鄰人之首以出。明發詣縣。自首。已以利刃自刎死。頸血濺官面。堂上盡失色。彭君楊芬與楊

有薦蘿親爲余道其詳如此。

原作未錄存計分(甲95分)

雙十節遊古物陳列所記

呂實夫

民國五年十月十日爲南北統一之五週紀念各機關停止辦公校生給假而武英殿中之古物陳列所則於是日減價售券以便游人夫陳列所者新名詞也而所陳之物則名之曰古其必有可觀者歟余因約二三知己亦往遊焉由東華門入第見宮室嵯峨建築宏奐琉璃作瓦色燦燦如黃金石堦光澤滑幾不能容足氣象之雄壯裝飾之華麗誠所謂帝王之家非尋常可比擬也抵武英殿門首購券而進院落寬闊正殿高矗兩廡相應神宇爲之一軒古物即陳列於三殿之中正殿所列尤多且珍但皆漢代以下

之物最古者。僅一周鼓而已。此外漢鼎宋磁。分處陳設。歷代奇珍。咸萃於此。寶石之花木盆景。珠玉之文房器具。大抵爲世所罕見。物不恒有者。星綦羅布。如入五都之市。亦不勝以僂指數。家常用品。亦無一不鑲金嵌玉。其制作之工。舉世殆無其倫。五光十色。目幾爲眩。不覺嘆曰。是誠所謂人間天上。彼琳宮貝闕之中。想亦不是過矣。游覽旣倦。相繼出西華門。斜陽映人眉睫。猶作珠光寶氣。氤氳而未散也。旣歸寓所。復相品評。友人曰。此中陳設。固多希世之珍。然精粹者。已爲某某達官。搜竊隱藏。化公有物爲私有矣。吾因慨然曰。吾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實因於此。私心慆慆。肥己利身。置國家公益於不顧。惟私囊之是充。卽小可以喻大。卽此可以知他古物陳列所者。中外之所觀瞻。人民之所注目。乃猶竊盜公物。

據爲已有。母亦類於匹夫懷寶徒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吾將拭目俟之。

附原作

(甲70分)

民國五年十月十日。南北統一紀念。雙十節也。機關停公。學校放假。武英殿中之古物陳列所。亦於是日減價售券。以表慶賀。夫陳列所名之曰古物。必無近代物品可知矣。而所在又爲京師首善之區。中外之所觀瞻。內中珍品。當復不少。故人莫不以一觀爲快。余約二三知己。亦往遊焉。由東華門入。第見宮室之建築也。宏規式廓。華麗崇閎。琉璃爲瓦。黃色燦爛。玉石爲堦。潔白如霜。氣象之雄壯。工程之浩大。真所謂帝王之家。殆非尋常所可比擬也。徐徐行來。抵武英殿門首。買券而進。院落寬闊。正殿高敞。兩配相應。燦然一新。而古物則陳列於三殿之中。然三殿惟正殿所列者多且珍。內皆漢代以下之物。其上僅周鼓而已。漢鼎宋磁。分處陳

兩配二字只宜用於
洞廟

設。歷代奇珍。咸集於此。寶石之花木盆景。珠玉之文房器具。世所罕見。而陳設滿室。難以枚舉。他若錦綉龍服。以及家常用品。無一不鑲金嵌玉。而其製造之工。且巧也。五光十色。紙醉金迷。不覺嘆曰。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參觀古物陳列所。而後知寶器珍品。聚乎此也。相繼閱畢。遂由西華門出。即歸寓所。聞諸友人言。內中陳設。固所希奇。然精粹者。已爲某某達官。搜竊隱藏。均屬私有物。而非公有物矣。噫。吾中華之所以不振者。實因於此。私心慆慆。肥己利身。置國家公益於不顧。惟私囊之是充。就小可以喻大。即此可以類推。古物陳列所者。萬國之所觀瞻。中華歷代珍寶之藪也。陳設之優美與否。一國之體統攸關。與其儲於私有。使之淹而不彰。何若置爲國有。俾萬國嘆美。且也。內中陳設。均熱河行宮所藏。不過爲吾國珍寶之一部。其他之大部分。則供一人之私好。均泯而不見矣。惜哉。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三卷）

●筆記三

天虛我生潤文

記奉天紅鬚子

岑有常

中國地大物博。會黨林立。其尤著者。在四川則有袍哥。在山陝則有白蓮。在奉天則有紅鬚子。其黨徒甚衆。魄力亦大。至內部組織。則綱舉目張。雖政府機關對之。有愧色焉。客有新從關外來者。述紅鬚子事甚詳。濡筆記之。命名曰紅鬚子。非必人人皆碧眼紫髯。如孫氏家兒也。聞之老於關外者曰。紅鬚子善用鎗。常以紅纓塞鎗口。至射擊時。則去而啣之。遠望若紅鬚然。故以名也。其人多東三省。及內蒙土著。平時居家。交際如常人。官吏不之問。亦不敢問也。且其劫掠不在近鄉。有所取。必千百里外。故託居之地。土人往

長句甚動

原正兩句皆作居民
客商以及地方官吏
云云排比不化文氣
轉滯

往與之交歡。以備緩急。歲時伏臘。饋遺相望。蓋土人寧交鬚子。不交官兵。官兵擾民。而鬚子所在。官兵不敢至也。鬚子有首領。餘衆悉遵其號令。大首領管地千里。次則五百里。再次則百里。或五十里。管千里者出一令。則千里內居民客商及地方官吏駐防兵士之生死繫焉。管五百里者出一令。則五百里內生死繫焉。管百里或五十里者。其號令之所及。亦莫不然。官吏之駐防者。所在多有。然鬚子出沒不常。用鎗若神。官兵雖多。非其敵也。鬚子之矯健者。能於火車行時。上下如風。又能用快鎗射小鳥。無虛發。故人畏之如鷹隼。然以理遇之。頗樂爲人用。若錫良督奉時。有委員奉差至吉林。道出鬚子所在地。知不可免。迺造其首領。請謁。首領慇懃接見。慰問周至。爲之置衛而行。沿途虎豹盜賊。皆賴以免。嗚呼。孰謂。